

杨友今 / 著

长篇历史小说



DATANG QIXIANG

大唐气象

湖南文艺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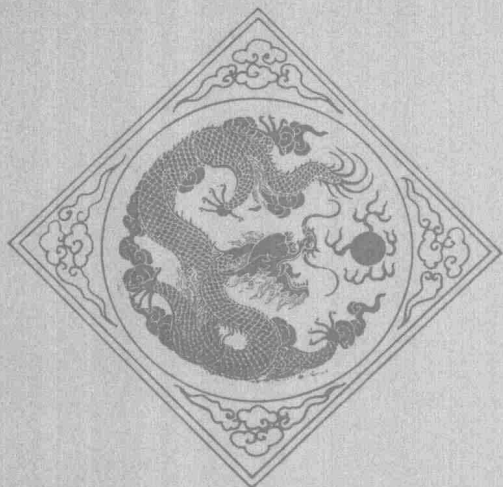
大唐氣象

长篇历史小说

杨友今 著



艺出版社



大唐气象

杨友今 著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印刷

*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26

字数:654,000

ISBN7-5404-2835-X

I·1959(上下册) 定价:4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二五 白雪呀白雪

鲜红的太阳照进东宫弘教殿寝殿的窗棂。白雪公主苏醒过来了。她睁了睁朦胧的眼睛，想呼喊，可嗓子干得好似快要裂开了，发不出声音。想爬起来，可身子酸痛麻木，像是捆住了一样，动弹不得。太子妃柴氏凑到她跟前，讪讪地笑了笑：

“阿弥陀佛，总算苏醒了。好，好，公主，多歇会儿呗。”

“你怎么在这儿？”白雪公主露出诧异的神色，“来干吗？”

“嗨，这是东宫哩。我一夜没有合眼，一直在照料你。”

“我如何来的？”

“你不好好谢我，反而问这问那。当时你昏迷了，没人理睬，我只好把你接到了东宫。太子夤夜派人叫来了御医。御医说你大怒伤肝，要好好调养。”

“多米尼呢？”

“她在帮你熬药。”

“我不吃药。”

“不吃药不行。”柴氏从梳妆台拿来一面铜镜，对着白雪公主的脸照了照，“看你的脸色白得像张纸，好虚弱的。”

白雪公主蹙了蹙眉毛，忽然一闪念：“秦王妃晓得啵？”

“别操心，会派人去告诉她的。”

“我要搬到她那儿去。”

“住在这儿一样的。”

一阵眩晕。一切东西都似乎在摇晃、旋转。白雪公主眼帘金星乱飞，什么也看不清了，又闭上了眼睛。



柴氏退了出来，李建成连忙迎上前：“这件事干得好，跟我帮了大忙。”

“当时你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张，把她抬到了东宫。”柴氏眼里闪动着光芒，显得十分得意。

“如何处置她？”

“横切冬瓜，直切豆腐，随你的便。”

“我是问你，弄死她，还是留下活口？”

“你舍得她死？”柴氏的鼻孔里发出阴险的冷笑，“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是奉德妃娘娘和张捷好之命，千方百计促成你的皇帝梦。”

“用不着考虑那么远。火烧黄幡节节燬，眼下主要在于对付二郎，巩固我的太子地位。”

“你如果把白雪公主弄到了手，对二郎岂不是个致命的打击？”

“当然，当然。”李建成耳根一阵发烧，脸腾地红了。

“白雪公主是个烈性女子，要想得到她，先得顺从她，取得她的好感。”

“当然，当然。”

“等她醒过来，你亲自去献一献殷勤。”

“你不帮我，我可没把握。”

柴氏用手指李建成的额角上点了一下：“蠢猪，我在场，她死也不会依从你。”

寝殿出现了窸窣窸窣翻身的响动。李建成猫着腰溜了进去。白雪公主翻身坐起来，摸了摸喉咙，喊道：

“水，水，多米尼，拿水来！”

“公主，”李建成应道，“我这就给你泡茶。”

“我不要你泡，你出去。”

李建成面带温顺的微笑：“我愿意守护公主，愿意为公主



效劳。”

“你去跟我把多米尼叫来。”

“稍等一会儿，我泡了茶就去。”

多米尼跟着李建成跨进门，端起茶杯吹冷，递到白雪公主的手上。白雪公主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干一杯茶，挣扎着下了床，脚步蹒跚地走到梳妆台前，坐下来，简短地吩咐道：

“跟我梳洗。”

“好，我这就去打水。”

多米尼刚走，白雪公主对着铜镜照了照。眼睛发花，映像模糊成一团，看不清楚。她眨了眨眼睛，镜中俨然出现了两个人像，好似水中的倒影一样波动着。波动中，镜像不知不觉地幻化成了李世民和南康公主靠在一起的情景。她心头像火一样燃烧，热血沸腾，怒气酷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来，抓起铜镜砸到了地上：

“去你的！”

“什么事，公主，生什么气？”李建成从背后搀住白雪公主抖抖嗦嗦的身子，多米尼放下金盆，跟李建成一起把她扶上了床。

李世民得到白雪公主的消息，猜测兄嫂不怀好意，决定去东宫走一趟。长孙敏的看法有所不同：“公主正在气头上，现在去探望，反而会闹个不欢而散。不如缓和一下，等她消了气，再把她接回来。”

“我不见她一面，心里不踏实。”

“冷静点，风吹不走月亮。”

“夜长梦多，事久多变。”

李世民来到东宫，李建成不让他进去：“御医说她要静养一段时间，暂时不宜和外界接触。”

“我是她丈夫，不是外人。”

“不管你是谁，我要对病人负责。”



“她的事，不要你管。”李世民气得双颊抽搐，“外婆送亲，多余一礼。”

李建成脸色由白转青，太阳穴上青筋暴起：“请你放明白点儿，这儿是东宫，休要在此胡缠蛮搅。”

兄弟俩开始对吵起来。柴氏从殿后走出来，扯开了李建成：“不要吵，兄弟之间和为贵。二郎不见面不放心，那就让他进去好啦。”

李世民迟疑了一下，掂着脚步小心翼翼地走进寝殿。坐在榻上闭目养神的白雪公主瞥见了李世民，赌气地转过背去了。李世民稳定了一下情绪，平心静气地说：“公主，干吗生这么大的气，我什么地方惹怒了你？”

“不要装蒜，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白雪公主没好气地回复了一句。

“我心里真的弄不明白。回想起来并没做过对不住你的事。”

“狡辩！你这人坏就坏在心术不正，口是心非。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说话得凭事实嘛。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

“我懒得跟你嚼舌头。”白雪公主反手伸出一根指头，“你给我出去！”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废话！有南康公主陪伴你，还要我这个胡人干吗？”

“胡人汉人都是人，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你这个骗子，休想再来骗我。”白雪公主伤心地恸哭起来。

李建成和柴氏一起走进门。李建成双手叉在腰间，冷嘲热讽道：“叫你不来，非要来，来了又惹得人家哭。告诉你，反病无反药哟。”

“她的怨气全都是误会。”李世民竭力压抑着心头的悲愤，嘴唇咬得发白。



“误会不误会，日子长了，自然会见分晓。”

李世民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鼻翼翕动着，无可奈何地退走了。柴氏望着李世民远去的背影，回头再瞥一瞥幽幽抽噎的白雪公主，脸上隐隐浮起一缕诡谲的阴笑。

黄昏时分，多米尼端着一碗汤药走进寝殿，低声喊道：“公主，吃药。”

白雪公主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宛若泥塑木雕一般，一动也不动。

多米尼把药碗送到她跟前：“趁热吃，药快凉啦。”

“我不吃。”白雪公主推开药碗，“别烦人。”

“不吃药，眩晕症就不能痊愈。”

“药只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

殿内倏而沉默下来。多米尼无话可说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白雪公主呆呆地坐着，好像在用心思，又像在闭目养神。隔了一阵，她忽然猛一挥手：

“还愣着干什么？把药端开！”

多米尼打量了白雪公主一眼，低着头退了下去。走到拐弯处，跟匆匆而来的李建成撞个了满怀，药碗掉到地上，摔碎了。

“药？”李建成指着泼洒在地面的药水。

“公主不肯吃。”多米尼边收拾药碗碎片，边回答。

“你多劝劝她。”

“劝她不醒。”

“朝廷有事，我这两天不空。你细心伺候着，防止她出事。”说罢，李建成转身走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李世民起床不久，派到东宫打探动静的雷云吉和雷云兆兄弟俩旋风似的跑进寝房，禀报说：“王爷，白雪公主离开了东宫。”

“她到哪儿去了？”李世民惊慌得浑身发怵，“多米尼呢？”



“两个人都不见啦。”

“消息准确吗？”

“准确。”雷云吉回答说，“暗中担任看守公主的张太监，已经被我们收买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你们这就分头去找，我推算她暂时还不会出城。”

雷云吉和雷云兆刚刚跨出门槛，李世民又把他们喊了回来：

“发现了线索，随时回来禀报。”

“是！”雷氏兄弟双双拱了拱手。

“还有，东宫的动静也要及时掌握。”

“是！”

“人手够不够？”

“我俩一人带了三名亲随。”

“再多带几个。同时不惜用重金收买东宫的人，通报消息及时的，重赏。”

“是！”雷云吉和雷云兆躬身退出了寝房。

李世民打算去东宫直接找李建成问明情况，内侍匆匆来到承乾殿，传达了李渊的旨意：“皇上召秦王进殿议事。”李世民穿上朝服，走进两仪殿，李建成和李元吉随后也到了。李渊板着脸，声色俱厉地问道：

“听说白雪公主失踪了，此事当真？”

“回父皇的话，”李建成证实说，“确有此事。”

“你们可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儿臣明白。”三兄弟异口同声地对答。

“赶快把她找回来，以免给突厥入侵造成口实。”

李世民睁眼望着李建成：“你们既然把她接到了东宫，就应该好好看护，不要让她跑了。”

“我们好心好意帮你调解家庭纠纷，”李建成佯装生气的样子，“不以为德，反以为仇，真不识好歹。”



“我家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她要不是突厥公主，谁也不会过问。”

“大哥言之有理。”李元吉插了进来，“如今国家还不富足，百姓不安稳，不能正面与突厥抗衡。父皇对他们不但礼让三分，而且还常常忍气吞声。可是，你偏偏不以大局为重，不把白雪公主放在眼里。两个人闹翻了，你撒手不管。人跑了，又把责任往人家的身上推，一推六二五。”

兄弟三人当着父皇的面争吵起来。李渊听了一气，制止道：“不要吵了，你们都要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白雪公主的事，非同小可，太子和三胡不可袖手旁观，要帮助二郎尽快找到她。”

白雪公主还没有找到，北方却爆发了战乱。苑君璋引导万余突厥铁骑进攻马邑，左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协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共同击退了来犯的敌人。颉利可汗以唐朝虐待白雪公主做借口，接着出动大军攻打马邑。李高迁惊恐失色，带着两千部卒冲破关卡连夜逃跑，中途遭到突厥军的袭击，损失了一半兵力。突厥军进抵马邑城下，颉利可汗亲自指挥攻城。高满政出城迎击，有时一天会战达十来次。行军总管刘世让援救马邑，被突厥军阻在松子岭，无法前进，退回了崞城。突厥害怕刘世让的威胁，又恨又恼火，派大臣曹般随出使长安，造谣说刘世让和颉利可汗秘密交通，准备叛变。李渊未加判断，中了反间计，斩刘世让，并没收其家产。颉利可汗又遣使向唐求婚，李渊和大臣们商议以后，提出了一个条件：“先撤了马邑的围，才可以谈婚姻。”颉利打算撤军，但义成公主坚决主张继续进攻。颉利了解燕王高开道擅长制造攻城器械，遂召来高开道，和他一起猛攻马邑。颉利引诱高满政投降，高满政刚强不屈，怒斥颉利背盟弃义。马邑城中粮草即将耗尽，救兵未到，高满政想突围去朔州，右虞候杜士远见突厥兵力强大，逃脱不掉，杀死高满政，投降了突厥。苑君璋进城，施行报复，处决城中与高满政同谋的党羽三十多人。李渊任命高



满政的儿子高玄积当上柱国，承袭荣国公爵位。

高开道观测天下大势渐渐明朗，又想向唐朝投降。由于自己反复无常，又怕投降后受到惩罚。最后他仗恃突厥的支持，打消了降唐的念头。高开道的将士都是山东人，思念故乡，想逃走。高开道了解自己处境孤危，便遴选几百名勇士，收作义子，在阁内宿卫，由张金树统管。刘黑闥的旧将张君立投奔高开道，跟张金树密谋推翻高开道。张金树派同党数名进入内阁，跟高开道的义子们赌博。赌到黄昏，暗中割断他们弓上的弦，把刀枪藏到床铺底下。等到天黑就寝，张金树的同党抱着刀枪迅速离去。然后擂鼓呐喊，攻击高开道。义子们起床，准备抵抗，但是弓弦断了，刀枪已失，纷纷投降。张君立率部众呼应，在外面放火。内外惶恐不安，高开道估计走不脱，于是身披铠甲，手持兵器，高坐在大堂上，跟家人狂饮，奏乐助兴。叛军畏惧他的威猛，不敢接近。天亮时，高开道勒死妻妾子女，然后自杀身亡。张金树集结军马，捉住高开道的义子，一律处死，共杀五百多人，然后派人向唐朝请求投降。李渊下诏于原地设置妫州，任命张金树当北燕州总管。

东突厥汗国把马邑归还唐朝，再次请求和亲。李渊任命将军秦武通当朔州总管。

东突厥不断给唐朝边境制造灾难，唐朝深恶痛绝，然而又莫奈其何，十分头痛。窦抗的儿子、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上疏，奏请在太原屯田，用以节省军粮转运的辛劳和耗费。朝廷大臣觉得麻烦琐碎，会对民间造成苛扰，表示反对。窦静再三再四上疏，李世民站在表兄一边，据理力争。李渊征召窦静入朝，让他跟裴寂、萧瑀和封德彝等人当面互相诘问辩论。裴寂等人不能驳倒窦静，李渊批准了窦静的奏请，结果每年收获数千斛谷米。李渊眉开眼笑，很欣赏这位内侄的才干，擢升他当检校并州大总管。李世民又奏请在并州边境内增设屯田。李渊准其所奏，派遣



他和窦静前往并州督促垦荒屯田事宜。李世民接到圣旨，不敢延宕，吩咐雷氏兄弟和秦王府家将分头寻找白雪公主。匆匆跟长孙敏和南康公主告别以后，立刻启程赴并州去了。

自从白雪公主失踪以来，李建成坐卧不宁，饮食不思，如同掉了魂似的，整天东游游，西荡荡，两眼直勾勾地发愣，恍恍惚惚，精神萎靡。柴氏见他如此模样，心里很不是滋味，酸甜苦辣一齐涌了出来：

“你是不是旧情复发，闹起了单相思？”

“说实在的，”李建成眉毛间皱起三道深深的川字纹，“这些天我好像做梦一样，又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似的，只想和她再见上一面。”

“动机不纯。”

“纯也罢，不纯也罢，事情是你引发的，可不能白辛苦一场，落下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说你呀，不像个男子汉，不如意就泄气，出了岔子推担子。告诉你，要办成大事就得有背劲，有韧劲，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我不爱啰嗦，只喜欢就事论事。照你的意思，还能不能找到白雪公主？”

“找到了，又怎么样？”

“当然是把她带回来。”

“不。”柴氏嘴巴一咧，“我要让她呆在一个偏僻地方，慢慢折磨她致死。”

“杀她干吗？”

“你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

李建成露出一脸贪婪的神色：“都要。”

“做了皇帝，你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那白雪公主就交给你处置好啦。”



柴氏眨动了一下眼睫毛：“我向你借两个人。”

“谁？”

“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

“人随你指使，只要能找到白雪公主。”

“已经找到了她的下落。”

“在哪儿？”

“新昌坊东南隅的灵感寺。”

“谁打探出来的？”

“尔朱焕和桥公山。”

“叫他们带我去看看。”

“看你急成这样子。”柴氏眉梢挑起一丝嘲笑，“我问你，你只打算见上一面呢，还是想让她多活几天？”

“你说，什么时候和她见面好？”

“等着瞧呗，到时候听我的安排。”

“在她死以前，可得让我见见面哟。”

“嘿嘿，”柴氏诡秘地笑了笑，“你不和她见一面，她绝对不会死。”

车来人往，万头攒动，灵感寺正在举行水陆法会。方丈领着白雪公主和多米尼在外坛转了一圈，走过礼拜《梁皇忏》的大坛和法华坛、净土坛、华严坛、瑜伽坛等小坛，进入内坛。尔朱焕和桥公山朝密探努了努嘴，密探随即跟了进去。内坛以布幕围绕而成，布幕内分割成三间，中间是正堂，正堂两侧分别是上堂与下堂。密探抬眼瞧了瞧，见正堂内悬挂着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三佛画像。往下瞧，供案上陈列着香、花、灯、烛、果品等供物。案前摆设方台四座，台上分置钟磬、斗鼓、铙钹、手铃等法器。四座方台分别由主法、正表、副表和斋主使用。密探搜索了一气，没有找到白雪公主。堂上堂下僧众川流不息，法器哄响。白雪公主和多米尼披上袈裟，混迹在僧众中间，



避开密探的视线，溜进了西厢房。

冤家路窄。太子妃柴氏的弟弟六少爷从赌案上下来，出门方便，瞥见两个不男不女的人，起了疑心，蹑手蹑脚跟过去，用口水打湿窗纸朝房内一瞧，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四处追寻白雪公主，没有找到踪影，柴氏指点他死死守住灵感寺，守了好几天，已经丧失了信心，正是心灰意懒的时候，想不到出现了奇迹，公主就躲藏在他的眼皮底下。他的人都留在赌房，可是又生怕白雪公主在他叫人时跑了，踮起脚尖张望了一气，才下决心返回去喊人。忽然，房里传出来一声尖叫：

“有人！”

“人？”白雪公主竖起两道眉毛，“什么人？”

“看不清楚，他站在窗下。”

白雪公主和多米尼退到后房，准备打开后门潜逃。六少爷堵住了后门。白雪公主判断他只有一个人，好对付，拉开门就跨出门槛。六少爷张开双手挡住她，嬉皮笑脸地说：

“公主，上哪儿去？”

“我上哪儿，与你何干？”白雪公主紧了紧鼻子。

“太子和太子妃派我来接你回东宫，请随我走吧。”

“用不着你接，我自有安排。”

“你不回东宫，我就不让你离开这儿。”

“瞎胡闹！”公主沉下脸来厉声说，“蚊子叮菩萨——找错了对象。”

“不要骂人，我并无歹意。”

“滚开些。老缠着我，休怪我不客气。”

白雪公主拨开六少爷的手，向院墙疾跑，打算越墙而逃。六少爷猜出了她的动机，边追赶边大声呼喊：“来人啊，来人啊，抓住她，别让她跑啦！”白雪公主回过头来望了他一眼，等他跑



到跟前，当胸一拳打过去，打倒了六少爷，转身又跑。跑到墙根下，她向下蹲了蹲，飞身跃上墙头，跳到了墙外。

尔朱焕和桥公山带着密探闻声赶来，扯起六少爷，问道：

“谁跑啦？”

“哎哟！”六少爷双手捂着胸口，“白雪公主翻过了院墙。”

“傻老六，你带的人呢？”

“在赌房。有他们在这儿，肯定捉住了白雪公主。”

众人围绕六少爷，七嘴八舌地埋怨起来：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的下落，被你一下就吓跑了。”

“真傻！她并非寻常女子，武艺出众，明知对付不了，却偏要打草惊蛇，去招惹她。”

“你再乱来，我们就去禀告你姐姐。”

“别告，别告。”六少爷拱手弯腰作了个罗圈揖，“从今往后，我再不自作主张，保证和你们配合行动。”

“只要信守诺言，”尔朱焕宽容地说，“这页书就算揭过去了，一切从头开始。”

桥公山挑起一边眉毛：“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她的东西和多米尼都留在这儿，必定还要来一趟。”

“我们把人分成三班，埋伏在西厢房附近，日夜盯住她的住房。”

“英雄所见略同，”六少爷又打起了精神，“我也正是这么想的。”

“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公山兄，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

“那要看你爱赌的毛病改得了改不了。因为你逢场必赌，每赌必输，输了钱便把一切都忘掉了。”

“我可以砍掉根指头发誓，这几天决不参赌。”

“好吧，你就带上你的人值晚班。”



两天后，雷云吉和雷云兆也来到了灵感寺。他俩先在道场内外转了一圈，然后走到僻静处，停下来。雷云兆泄了气，嘀咕着：“奶奶的，腿都快走断了。法会场面如此宏大，人山人海，找个人好比大海捞针，难啊。”

“难也好，易也好，”雷云吉说，“都得找下去。不找到她，决不罢休。”

“秦王什么时候回来？”

“他回不回，与你我无关。我们的责任是寻找白雪公主。”

“莫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的本意是想等王爷回来多派几个人，单凭我们力量太单薄了。”

“长孙王妃把侯君集和丘行恭两员大将也派出来了，人还少么？”

“一个猴王，一个山大王。这两人有分量。”

“闲话少说，我们转到院内去看看。”

兄弟俩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西院墙下闹腾起来了。可是等他们赶到当场，一切又都平静下来了，人也散了。迷茫的月光照着一片狼藉的地面，表明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冲突。“我们迟了一步。”雷云兆懊恼地说。

“嘘，”雷云吉伸出一根手指头晃了晃，“别出声，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

墙外传来一阵喊叫声：“快，快截住她，别让她跑啦！”

雷云吉和雷云兆纵身跳上墙头，向下俯视。太子舍人徐师漠和詹事主簿赵弘智带着一班卫士堵住了白雪公主的去路，慢慢地向她围拢去。雷氏兄弟准备跳下墙头，侯君集和丘行恭等已经插到了东宫禁卫当中，迎面拦住了他们。

“滚开！”徐师漠炸开喉咙吼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

“我们来请白雪公主回府，与你们毫不相干。”侯君集回敬道。



“公主是从东宫逃出来的，太子殿下命我等把她追回去。”

“用不着拐弯抹角，我们直接领回去不就得啦。”

“你敢违抗太子的命令？”

“我们受秦王节制，一切都得听他的。”

“再要胡缠蛮搅，休怪我们不客气。”

“你要怎么样？”侯君集眼睛瞪得溜圆。

徐师谟手一挥：“来呀，给我把他抓起来，押到东宫听候处理！”

“好大的口气，”侯君集耸了耸窄狭的肩膀，“你算什么东西，敢来抓你侯大爷？”

“别听他啰嗦，上，快上！”

“老子叫你下，跪下去磕头。”

侯君集手脚灵活，跳到徐师谟背后，用手掐住他的后颈窝，把他的头按到了地上。尔朱焕和桥公山上前救助，侯君集放开徐师谟，跟尔朱焕和桥公山打起来。丘行恭抽出虎尾三节鞭抽打过去，尔朱焕往后一退，鞭梢落到了桥公山身上。桥公山“哎哟”一声，退到了东宫的禁卫中间。白雪公主趁他们斗打的时候又溜掉了。雷氏兄弟从墙头跳下来助战。几个回合下来，东宫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窜。

徐师谟捂着打伤的半边脸跑回东宫。李建成其时正在内殿和庆州都督杨文干秘商什么大事。两个人凑得很近，声音很细，听不清楚交谈的话语。徐师谟找了柴氏，柴氏把李建成叫了出来。李建成听了徐师谟的禀报，偏过头去对柴氏说：

“现在找到了白雪公主的下落，摸准了秦王府的动静，知己知彼，我看可以收网了。”

“秦王府的人武艺高强，不好对付呢。”柴氏提示道。

“杨文干给我招募了一批勇士，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柴氏抬起眼睛望着徐师谟：“法会什么时候放焰口？”